

雅柯布逊和里法代尔^{*}

——形式主义文本理论和语境主义读者理论的交锋

韩 巍

(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 150001)

提 要: 俄裔文学批评家、语言学家雅柯布逊的诗学一直体现出浓厚的形式主义色彩:对声音等形式因素的关注,对形式与意义关联的研究以及诗性功能理论的提出。然而20世纪中期,盛极一时的形式主义遭遇读者理论等语境范式主义,形式主义在后者的崛起中饱受批判。以里法代尔为代表的读者理论拥趸颠覆形式主义的文本理论。而以雅柯布逊为代表的文本理论予以回应,捍卫诗性功能理论及其诗歌分析法的合理性。雅柯布逊的及时论辩使20世纪中后期形式主义方法论重回人们视野。本文主要梳理和解剖雅柯布逊的文本理论和里法代尔的读者理论之间的批评与反批评,阐明两种文学理论的异同和相互关系,发掘它们在文学研究及文学发展脉络中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 雅柯布逊; 里法代尔; 形式主义; 读者理论; 批评与反批评

中图分类号: I0-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4)06-0145-4

Criticism and Counter-criticism

— Riffaterre's Reader's Theory Versus Jakobson's Formalism

Han Wei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 China)

Russian literary critic and linguist Jakobson's persistence in Formalism demonstrated itself through his concern with sound elements, his correlation of sound and meaning and his proposal of poetic theory. However,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brought the trend of Reader's Theory, which has challenged Formalism in various aspects. Riffaterre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is theory overthrew the Formalism from its crowning place, with the latter waning. Jakobson delivered his blow right in time. With his new angles and ideas, Formalism was back with a new image. The criticism and counter-criticism between Riffaterre and Jakobson created a special phenomenon, which is worth studying for its value in literary research and literary history.

Key words: Jakobson; Riffaterre; Formalism; Reader's Theory; criticism and counter-criticism

20世纪初期,来自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批评在文学界产生巨大影响,一时关于文学性的研究吸引众多注意。例如,20世纪初期福柯纳作品的讨论认为,其作品中展现出形式主义之维(杨桦2013)。当然,由于雅柯布逊痴迷于诗歌研究,形式主义在诗歌分析上的应用更加凸显。这样的风潮在雅柯布逊引导下,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然而到该世纪中叶,对形式主义有着越来越多的反对声音,其中形式主义把形与意割裂以及重形

轻意的做法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雅柯布逊此时另辟蹊径,提出用语言学研究诗学的方法让人耳目一新。他将形式主义精髓和结构主义研究手段结合,不断以诗歌分析实践对其诗性功能理论加以验证,由此诞生与列维-施特劳斯共同写著的《波德莱尔的〈猫〉》(1962)。两位结构主义大师关注诗歌文本内各个层面上的“平行结构”,以结构主义眼光,透彻分析诗歌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雅柯布逊的分析方法在引来一片掌声的同

* 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科外语联合项目“基于可比语料的科技翻译比较研究”(12H002)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科研项目“基于TRADOS软件的科技英语翻译教学改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时,也吸引反对派的目光。其中,以里法代尔为主的语境派批评家提出雅柯布逊文本理论忽视语境相当于否定诗歌作品的交流功能。进而,里法代尔提出“读者”概念,认为读者是诗歌研究中必然要考虑的主要因素,并且从读者角度写就《描述诗歌结构:两种角度来看波德莱尔的〈猫〉》(Riffaterre 1966),批评雅柯布逊的诗歌研究方法。雅柯布逊与里法代尔的隔空之战就此拉开序幕。此后,为捍卫自己的文本理论,雅柯布逊又写作《关于诗歌的语法讨论的后记》(1980)。虽然未指名道姓,但实质上就是对里法代尔批评的回应。其后,里法代尔1981年的访谈依然坚持认为运用语言学方法研究诗歌实际上并没有能够实现形式主义的最初目标,即发现文学文本的文学性这一主旨:多年来,雅柯布逊一直认为充分的语言学变量分析足以产出有说服力的常量,然而他的这一想法是错误的,他的分析实践并没有将文本的文学性与其它属性区分开来(Riffaterre 1981: 16)。在雅柯布逊与里法代尔的一系列对战中,不仅有流派之间的纷争,也有彼此误读。深入、细致研究发现,雅柯布逊和里法代尔之间确实存在差异,但远比想象的要小得多。

1 里法代尔对文本理论的批判

比较里法代尔的读者反应理论和雅柯布逊的文本分析理论,会发现前者重视交流,后者重视形式。正是读者和文本形式的碰撞让二者的批评与反批评得以呈现。里法代尔的论点从读者角度展开;而雅柯布逊的论点则关注文本性,基本忽略读者因素。雅柯布逊关于诗歌的分析鲜有诗歌和读者之间关联的研究。因此,里法代尔曾用“对于诗歌进行语法分析也只能让我们看到诗歌语法而已,别无它用”(Riffaterre 1966: 213)。这种观点体现出对雅柯布逊文本理论的不满。语法固然可以通过分析产出诗歌的相关数据,但是也仅是数据而已。要想有进一步的成果,分析者需要改换角度,从诗歌现象的本质入手才能够看得更透。而这个所谓的“本质”,也就是里法代尔与雅柯布逊分歧的根本所在。在里法代尔看来,诗歌从创作到阅读形成一个交流过程,诗人是不在场的说话人,而作为信息元素的诗歌以及作为倾听者的读者则构成催生交流的必要条件。按照里法代尔的理念,如果要分析诗歌,就要以读者的反应来进行。而作为划分标记,读者的反应要能够标出激发该反应的诗学手法在诗歌中的具体位置(Riffaterre 1966: 214)。里法代尔是“互文性”理论的提倡者,而他对诗歌的看

法恰好印证他对互文性的理解。诗歌本身是死的,由于读者存在,才赋予它生存的意义,诗歌的诗性在读者阅读过程中才得以体现。

除去对雅柯布逊诗歌分析方法的批评,里法代尔还否定雅柯布逊诗歌分析中的一个重要根基——语法。在雅柯布逊的多篇分析作品中,语法都扮演重要角色,语法的“平行”结构以及“诗的语法”是雅柯布逊诗学研究的一块基石。然而,里法代尔认为语法与文本的诗性、文学性没有根本关联。里法代尔对语法与诗歌关系的态度,与他对语法的认识有着直接关系。在他看来,语法是抽象语言单位,是一个高于声音、字符形式和意义的语言组织系统。雅柯布逊的诗学结构建立在语法的抽象功能上,但是寻常读者看到的却不是语法功能而是语法元素所披上的那层外衣——词语。因此,里法代尔的担心不无根据,就普通读者而言,当语法通过语言组织从抽象变得具体后,是否还能够体会到重复、对比、平行和对等,是足以引起重视的问题。

同样,建立在语法上的对等也未能逃离被批评的命运。虽然里法代尔肯定对等存在,但质疑是否有基于语法的对等现象。里法代尔的下述分析就是在驳斥雅柯布逊由语法位置引起的对等关系。雅柯布逊与列维-施特劳斯认为,第一诗行与第十三诗行的主语之间有对等关系,即 *amoureux fervents* (热恋的情人) 与 *parcelles d'or* (金色沙粒) 对等,并且 *savants austères* 与 *sable fin* (沙子) 之间也能建立对等关系。但是里法代尔指出,它们在诗句中的作用不具有对等性。首先, *sable fin* 与 *parcelles d'or* 之间是类似于重复的并列关系, *parcelles* 与 *sable* 是同义重复。其次,诗歌开篇的 *savants* (学者) 与 *amoureux* (恋人) 却是建立语义上的两个极端,分别代表理性与感性。可以说,语法关系上的平行结构也只是语法功能上的,因为这两个诗节之间无论在步格还是语义上都不具有同一性(Riffaterre 1966: 208)。此处,语法功能上的对等就是隐藏在深处的对等结构,是雅柯布逊通过语言学分析得出的。因此,在里法代尔眼里它还停留在数据阶段,并不能为读者所用。而里法代尔步格和语义上的对等则是外在对等,可以为读者感知。里法代尔实际上还是在用读者感知观点反驳雅柯布逊的数据分析。

2 里法代尔对“超读者”理论的建构

里法代尔在诗歌分析中引入读者概念,但他的读者并非任何单个读者,而是读者集合,他将

其称为“超读者”(super-reader)。在里法代尔的设定中,这一“读者”概念能够遵循常规阅读程序,能够根据语言形式特点感知诗歌,并且能够筛选出那些只与诗学功能相关的结构元素。里法代尔眼中的诗学结构可以是文本中任何一处引发超读者关注的地方,这些结构由诗句中的语言要素构成。正是语言要素之间的对比引发文本语境中不可预见的意外,而这些意外又给读者造成深刻印象。这种不可预测的要素以及它们构成的系统成为里法代尔诗歌分析的基础要件。由于里法代尔对于引发诗性的诗歌结构通过读者感受来定义,因此不可预见的意外就成为他分析的重点。

诗歌第一诗节提及 Amoureux fervents(热切的恋人)和 savant austère(严肃的学者)。里法代尔认为,“热切的”和“恋人”组合形成感性认知,而“严肃的”与“学者”则共同强调理性(Riffaterre 1966: 218)。因此,后面诗行说“Aiment également... Les chats puissants et doux”(两者都爱……猫强壮且温柔)的时候,里法代尔提出的“意外”效果就产生了:读者会惊诧于诗歌中突然将这两个对立面融合在一起。猫的形象重点表现在“强壮且温柔”上,并且两个词彼此形成对比,让读者感到温柔和强壮是一个奇特的组合。

此外,里法代尔分析波德莱尔的语言(Riffaterre 1966: 220)。他指出,在讽刺诗歌 Spleen I(《哀怨 I》)中,诗人写道:d'un fantôme frileux(颤抖的幽灵),因而推断 frileux 一词在波德莱尔语言中具有讽刺、贬低效果。而此前的形容词,例如强壮的、温柔的都是较为正面的修饰词,因此诗节第四诗行 frileux(寒冷的)与 sédentaires(安静的)两个词的出现导致前文构造的美好铺垫与后文突如其来的贬低之间形成对比,逆转读者的期待,形成语义层面上读者感受的突然转变。

3 雅柯布逊对文本理论的捍卫

里法代尔抓住雅柯布逊的关键词“语法”展开批评,雅柯布逊也质疑里法代尔的“超读者”。同时,前者在文学分析中引入多种语境要素,如作者写作惯用词;后者采取从作者角度入手的方式批驳里法代尔对自己理论的解读,坚信语法是诗性的重要因素。

3.1 对“超读者”的质疑

首先,雅柯布逊认为超读者概念存在着根本缺陷。雅柯布逊提出的关键问题是:究竟如何定义里法代尔眼中的普通读者和超读者,这些普通读者如何筛选成为里法代尔的调查对象从而成为

超读者的一部分。根据里法代尔的描述,这些人包括诗歌作者、诗歌翻译者、一些批评家、里法代尔的学生以及偶遇的读者(Riffaterre 1966: 215)。但是考虑到读者年代的跨度长达一百多年,这一时间因素或许会对里法代尔的调查造成一定影响。此外,里法代尔的读者群还包含诗歌译者,例如 Theophile Gautier(高狄埃)。然而,高狄埃本人并不支持里法代尔从读者反应角度解释该诗歌,而且他持有这样的困惑:为何自己会被划入超读者。同时,值得注意,高狄埃如果作为超读者的一分子,那么他的观点就应该纳入考虑范围。然而,高狄埃在分析中却认同雅柯布逊的观点,即诗歌中展现女性柔美、温和的形象。那么,当里法代尔以读者反应理论作为参照来分析文本的时候,如果接受高狄埃的见解,那么他就失去反驳雅柯布逊对于诗歌呈现女性形态观点的立场。

如果再仔细回顾里法代尔对超读者的定义,会发现这个群体中还包含诗歌作者本人,那么里法代尔否认诗歌中女性感觉也等于违背诗人的感受。因为他忽视波德莱尔一直以来都认为狮身人面像是女性的,波德莱尔在运用此形象的时候一直紧紧依托希腊神话。波德莱尔十分喜欢法国古典主义画家安格尔的一部画作,该作品描绘俄狄浦斯与斯芬克斯,而俄狄浦斯的目光一直聚焦在斯芬克斯丰满的胸部上(Jakobson 1980: 32)。

对于“超读者”概念,许多学者都曾指出其中的致命伤。例如,卡勒指出,首先读者未必知道究竟是什么因素或者结构导致这种感知效果产生;其次,原则上,读者或许愿意看到批评家指出一些重要但自己在文本中未观察或感知到的结构;最后,里法代尔的读者群体感受成为感知标准,但是如果把雅柯布逊和与他类似的人排除在这个读者群体之外却很很不公正。并且雅柯布逊也未指出这些诗性结构必须要被人有意识的感知,这些成分可以在潜意识层面起作用,并不需要刻意的感知或对此有所了解(Culler 2002: 79)。

3.2 对“诗的语法”的完善

对于里法代尔关于语法的看法,雅柯布逊认为诗歌并非如里法代尔所言与语法无关,恰恰相反,二者之间有着很大关联。首先,从诗歌历史来看,在大部分语言中,语法特别是句法平行结构是诗歌最原始的构成方式。诗歌结构由连绵不断的平行构成,早在希伯来诗歌中就已开始,包括教堂中交互轮唱的赞美诗,反复的希腊、意大利甚至英文诗歌都是如此。其次,鉴于里法代尔在论述观点时借用诗人波德莱尔的用词习惯,雅柯布逊也借用波德

莱尔对诗歌的看法。波德莱尔坚持认为语法与他的诗歌创作息息相关“语法虽然枯燥,但是在我眼中却像神奇的魔法一样唤醒我的创造力。每一个语法成分在波德莱尔看来都有着神奇的力量:词汇在语法的外壳下焕发活力,实词有诗词的恢弘,形容词像给词汇穿上透明衣服、涂上一层颜色让词语闪闪发光,动词是活力天使起到对诗句的推动作用”(Baudelaire 1975: 376)。这位创作《恶之花》的诗人多次提及语言是唤醒创造力的魔法,特别是诗的语言。语言中,一种神圣的力量驱使我们不能把语言仅仅视为偶然的运气游戏。正是诗人反对把语言看成偶然发生的事件,我们才可以看到那些认为“诗歌包含的某些结构元素并不具有诗性功能和效果”(里法代尔语)的批评家,在雅柯布逊看来是多么幼稚。语言学分析必然负责解释语言多种功能问题,自然也能够解释诗的语言,因此语言学的分析方法一定会探究清楚究竟是哪些特殊的结构使得诗的语言具有诗性功能(Jakobson 1980: 24)。

里法代尔用例证批驳雅柯布逊关于语法与诗学结构关系的观点,雅柯布逊同样用例证回击。里法代尔基于读者无法感知的理由否定雅柯布逊关于第一和第四诗节、第二和第三诗节之间具有呼应关系的看法,不承认外部诗节(第一和第四诗节)呼应与内部诗节(第二和第三诗节)呼应之间具有对比关系。然而,雅柯布逊和列维-施特劳斯借助语法元素、句法模式以及诗节中的语义联系展现外部诗节和内部诗节之间多方面的关联。值得注意,这两个诗节组合中的从句,由于及物动词的使用而截然不同。外部诗节中,从句包含双主语,并且宾语和主语都是活物名词;内部诗节中,主语与直接宾语分别为活物、非活物名词,并不统一。非限定性成分仅在内部诗节中出现,行使平行功能。并且外部诗节使用大量形容词,共 14 个(第一诗节 9 个,第四诗节 5 个),而内部诗节仅有 3 个(第二诗节 1 个,第三诗节 2 个)。副词方面,诗歌中唯独的两个副词都出现在外部诗节。因此,这些特征足以让外部诗节和内部诗节区分开来(Jakobson 1980: 27)。

4 结束语

如果从语言学角度分析诗歌并且论证诗歌功

能理论是雅柯布逊在诗学中树立的一个里程碑,那么里法代尔在诗学历史上也同样书写了浓厚的一笔:把诗歌归纳进交流模式,在解读过程中引入读者这个介质。但是,即便今天也无法论断二者孰优孰劣。依托语法的雅柯布逊,其分析较为机械,并且过于细化,因而他分析出的语言学特征即便是有识读者也未必能感知到。他对待文本采取事无巨细的分析方法,追求对等、平行结构,甚至到了盲目的程度(Leitch 2010: 20),而且并非雅柯布逊提出的所有语法以及语音结构都可以在读者眼中成为诗学结构。然而,里法代尔的“超读者”也有自身的问题:虽然如同里法代尔所言,雅柯布逊作为熟知诗歌的批评家能够分辨出韵律中的阴性和阳性,但是这些区别却不能被通常的读者感知;里法代尔的确无法解释为何雅柯布逊对文本的认识不能作为读者感知的一部分(Selden & Widdowson 1993: 60)。雅柯布逊与里法代尔之争无疑是文本与读者之争。他们的辩论指出对方理论中不足,同时都过于坚持己见,看不到自己理论中不合理成分。

参考文献

- 杨 桦. 福克纳批评中的形式主义与存在主义之维[J]. 外语学刊, 2013(4).
- Baudelaire, C. *Oeuvres Complètes I* [M]. Paris: Gallimard, 1975.
- Culler, Jonathan D. *Structuralist poetics: structuralism, linguistics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M]. NY: Routledge, 2002.
- Jakobson, R. A Postscript to the Discussion on Grammar of Poetry [J]. *Diacritics*, 1980(10).
- Leitch, Vincent B. *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 since the 1930s* [M]. NY: Routledge, 2010.
- Riffaterre, M. Describing Poetic Structures: Two Approaches to Baudelaire's 'Les Chats' [J]. *Yale French Studies*, 1966(36/37).
- Riffaterre, M. Interview: Michael Riffaterre [J]. *Diacritics*, 1981(11).
- Selden, R. & Peter Widdowson.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M]. UP of Kentucky, 1993.

收稿日期: 2013-09-10

【责任编辑 孙 颖】